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四

宋 胡仔 撰

東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

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
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艦作堤捍水非吾事間送
茗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
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
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衆人先索
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
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

明卿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
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
少自貶高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
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才多士並進子獨
遠出為郡不少自勉強求進但守高義意識時人之急
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為郡者不
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法

不便也

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世所縻黃龍游帝郊蕭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

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本人要任
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平令王鞏將書
一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詠開看是方平舊詩一
卷某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
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
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蝸蜚亂廢沼蛙蝮淫遂欲掩兩耳
臨文但噫噤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注云其壻王鞏
携來又云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

為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惜惜此詩云人物一衰謝
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
時意殊深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王導見之曰昔王輔
嗣吐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於江左不意永嘉之
末復聞正始之音某意言晉元帝之時人物衰謝不意
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亦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
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
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

獨多衛玠之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蜚亂廢沼蛙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蜚蛙蝈之紛亂故遂掩耳不復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為

悲吟意以王子晉比王翬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願公正
王度祈招繼惛惛據左傳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
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天下
皆將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詩
曰祈招之惛惛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意欲
方平勿為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朝政闕失如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某依韻和云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
生衣甌有埃淥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
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
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
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甌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
飢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
孫洙劉敞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

用逐人字為韻其作劉摯手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
賓再見明光宮我冠揖搢紳而今三見子坎軻為逐臣
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
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
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
霜露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
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
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為言新法不

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為當意以
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
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
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
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戾
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
僧買魚放生作詩某依韻和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

天花隨塵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
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
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畧未除吾顙泚法師
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傳云如魚頰尾橫流
而方楊喬注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
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畧謂魚網之細
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為除放
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助役新

法不便致大水為災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朶陳襄作絕句某和云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閒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閒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

杖屨竹色侵盡罍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
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
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
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
不我捨聲名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
瘖啞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
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
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

意亦是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探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下士雜還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

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亂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魯鞏賢才也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陂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宏才也熙寧五年某寫書簡寄魯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似知軾到來在彼等待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礫礫春禽鳴此間不可無我吟

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
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
風岩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
知君繫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
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此詩云世上小兒
誇疾走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當年再游風
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
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

禦寇車與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
行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故欲去官
隱居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
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
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
義為捷徑詩書為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

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
人之顧祿位如鵠鳶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
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原見寄詩云敢向清
時怨不容真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
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
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
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
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

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又以比怨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
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
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為雞也詩云具
曰余聖誰知鳥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
小人雜處如鳥不可辨雌雄也

蔡冠卿知饒州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髯笑
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

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
強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莫嗟天
驥逐羸牛欲試良玉湏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
信長轆軻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
橫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
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當時用
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
云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為

利害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强者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杔言冠卿獨能守舊法屢與朝臣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譏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為良言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挫折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軾軻為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名致不

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
寇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轡軻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五至八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復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琬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五

宋 胡仔 撰

東坡八

杭州知錄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曾承勘
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
在井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沈香只決脊杖放後來本
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

決殺夏沈香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
及勘官張若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
送之云秋風撼撼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
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
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
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
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
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杪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

啖蝦蟇行復皎意取盧全月食詩云傳聞古老說月食
蝦蟇精盧全意以比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
子方等本無罪為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
當感悟牽復又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
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為公事故也

錢顗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
錢顗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
盡溪茶與山茗胃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

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
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
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
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
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
禹縱賢非骨髄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
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
紙自覺光炯炯批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

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
使時人怒生癭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天邪次
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天邪須頑獷狼劣也又
云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
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
賢非骨骭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
飭終非骨骭之人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
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世之

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范鎮往西京游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
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
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
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為櫻筍東道盡鷓鴣杖屨
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脩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
憐白驚雷怯笑韓薛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
子重尋靖長官此詩云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難意以

譏今時之小人闇於事理以進為榮以退為辱范鎮賢者難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謂范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為恐意言范鎮所言為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父

本是書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軾為將不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閣閒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關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教授舒

煥和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
日脚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磷石若鐵林兵翻激奔衝
精甲白岸頭旌旗簇五馬一櫓飛艤信東下入夜寒生
波浪間汗衣始逐秋風乾相忘河魚互出沒得性沙鳥
鳴間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為難築亭種柳
恐不暇天下雷雨須公還此詩意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開疆土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

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
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
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
學問正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
欲吹那得譜况復連年苦飢饉剥齧草木啖泥土今年
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
虛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
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

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興
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開歸作
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
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
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雪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
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詩云君王有意開疆
土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
府某為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

官謂今上有意征討北邊以譏朝廷遣使及置將官張
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
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
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
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令屢
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辦也又云况復連年苦饑饉剝蝕
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
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

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來
屢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
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
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厨索
然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
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
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鬧歸作二浙
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

宮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李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
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相識本人相見便
言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
言我擘畫人戶供通家業役錢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
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不
喜差急脚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
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

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訢
於鳳皇鳳皇是百鳥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
不須往訢鳳皇在假或鳳皇渴睡今不記其詳却是訓
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話戲謂王廷老等不分明別是非
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游徑山蘇舜
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某次韻和答兼贈蘇舜舉
云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
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

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
舖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
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自茲
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二更渡錦水
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
律嚴號令簾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
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壘飛溜灑
浮磬山前見虛跡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金

甌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
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
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此詩云鋪糟醉方熟灑面呼不
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軾意以譏諷王廷老等昏
闇如醉不從蘇舜舉擘畫簡便規例如訓狐不分明別
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郊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答云俯仰東
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

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
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
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
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苔
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甌遠思顏
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
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
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掉風

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
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庥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
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
緣無事飲馮驩應為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
君笑督郵此詩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
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
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
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意自言遷徙數州

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勞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孔子責仲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傾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常疑之以

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
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
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
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
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
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
口對案嘖感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

推去而不艱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此賦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之日齋厨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齋醞厨膳皆索然無備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六

宋 胡仔 撰

東坡九

王定國聞見近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

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

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
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
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
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家有歛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
少微銘之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
頌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為五邪

苔溪漁隱曰東坡鳳味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

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
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
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
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
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
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即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
帝規武夷作茶園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
山為鳳皇山故有山為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

茶山乃名鳳皇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劍浦黯淡有一種石黑眉黃眼自舊人以為研余意鳳珠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
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
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
其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
謂草中英夜白和煙搗寒爐對雪烹羅憂碧粉散嘗見
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
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

以碧綠言之何邪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蘗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

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
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
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
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
必以雀舌鳥觜為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
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
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
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

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
可知也齊已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
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
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
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
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
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

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豨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爾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圞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

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有未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爾況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茗溪漁隱曰北苑

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為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為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為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采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譌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

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遊齋閒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

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諛諛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為慶親姻畢集衆皆贊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為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苔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

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苔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荼苦爾雅云檟苦荼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荼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

厭梁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
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
塔寺試茶詩云禪窓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
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
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
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鬪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

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銚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味哉茗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

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或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蚤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伶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了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中

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淒涼似
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
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
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
无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
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

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
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
者賴以不熱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
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

宋 胡仔 撰

山谷上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怪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

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為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

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二女奴也苔溪漁隱曰呂
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
一夜涼便學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
乃如此世事多虞祇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
望專房晁无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居仁用此語也

禁齋云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
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

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鞞鞞門巷火新改桑柘田
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
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
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
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
疎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
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

直變之也余嘗效此體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運秋
與物華俱老成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
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胃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
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
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苕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
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
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興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

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
病起荊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絕句之
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
設晝夢愁強戲為吳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
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中南
玉寥致平送綠荔支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
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
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

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詩體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東坡在嶺外游博羅香積寺同正輔遊白水山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此亦是老杜體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瀛上堂之類槩可見矣

石林詩話云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

即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
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
作夜窓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
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
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
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
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窬翻盤攪夜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
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
君歸去明王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
已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
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

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腸字韻茶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奇語苕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

火客氈寒之句效山谷體也余亦嘗效此體作一聯云
釣艇江湖千里夢客氈風雪十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燈以為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
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鬪殘我竹乃可言至耳然
如魯直百里大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黃魯直為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
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

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苔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魚事見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

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
山礬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
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
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
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瓏鬆玉
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

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
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
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
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
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
為玉蘂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
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
昌玉蘂花苔溪漁隱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

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蕊花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鑾

昔共窺注以為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玩始得名此為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苔溪漁隱曰余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為絕唱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

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鬚成絲明皇不
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
竄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
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
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
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
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
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

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
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
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
死水部胷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
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
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涸
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真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

非紛紜窓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裯借問琵琶
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揺手兩客爭棊爛斧柯一兒壞局
君不呵杏梁歸燕空語多奈此雲窓霧閣何余嘗問山
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
劇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
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卧菩提寺時新秋雨過涼
甚夢與一道士牽衣昇雲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

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游蓬萊即襪而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強邀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獵忽有犬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昇殿主者衣絳摺仙冠執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揺手頃與余同宿九江舟中親為余言之二說不同未知孰

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
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
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為
筆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集不復玩思
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
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
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

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柱到風
煙上乞與游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
天回又甲子春過楊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里珠簾
捲髻鬢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
絲

王直方詩話云醪醑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
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
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國絕句

云平生為愛此香濃
仰面嘗迎落絮風
長恐春歸有遺恨
典刑猶在酒杯中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
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
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
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撼撼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

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已諸人多用此
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
魯直醑醑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茗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
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
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
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
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枝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

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明
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為雲
為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
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
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見惠詩云
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
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

生塵襪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
寄愁絕詠桃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
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
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
玉錢化為蝴蝶夜翩翩青絲網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
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
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
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

詠玉簪花詩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玉
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

宋 胡仔 撰

山谷中

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
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
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
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

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畫小景山谷贈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雁行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煙雨罩鴛鴦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責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責宜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

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簾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
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閒暇至東坡則
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
哉苔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懽日去心今既不如昔
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
簾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窓詩
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為妄有學道閒暇之語
邪

苔溪漁隱曰荆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
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荆公
又有小立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語
意全然相類二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暗合亶其
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
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
言也然過於出奇不知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

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畧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苔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

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
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槐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
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
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畧云唐自李杜之出
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
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
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
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

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為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黥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苔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
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為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
舟余以舟迫窄為言山谷笑曰煙波萬頃水宿小舟與
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絳去聞留
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廈吞風吐月小
舟坐水眠空霧窓春曉翠如蔥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
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牋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
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墮水雁回

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園慈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
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于道
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
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
發于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
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
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

以為詩之過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
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朝一浴濁者入云
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
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
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
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苔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魯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緣坡竹此出髯雙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

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陞煙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予題韋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

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蒨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

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
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
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
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
谷所作也其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
耳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苕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饗蟲行

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
坐窓不遨令人瘦貧馬百散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
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巒謂之促
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
之余嘗以此格為鄙句云青玻璃色瑩長空爛銀盤挂
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
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坐發興新浮蛆琰琰
拋青春不妨舉醖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蕭然疲役此
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
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
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
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瑛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

宋 胡仔 撰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
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
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為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
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荅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已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

少陵一人而已余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寵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

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佳然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也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

慰寂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為詩賀也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濶欲波瀾之濶必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濶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已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

宜如此則知所以為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

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
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
至論也

茗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
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蛸江珧柱格韻高
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
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
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

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藁蓋山谷在館

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或云當作官船居非也

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凍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一云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為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遺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苔溪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
取蠟為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
絕句因紀其事云新詩湔拂自蘇黃想見當年喜色香
草木無情遇真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溫厚靜深
如其為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
羸馬齧殘藟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萁喧午枕
夢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為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

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為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云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極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晝寢凝清香為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

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
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驎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
報之或笑曰不為公詩為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為人作
崇豈若馬通薪使水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
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苔溪漁隱
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
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山谷嘗賦

道院枸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
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
水紋

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穀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
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胃中久
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

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
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
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茗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菹和菌耳辛膳膈薑芥菹酢
菜也亦作菹側魚切膈音而煮熟也

潘子直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
谷曰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

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常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為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棗花纂纂麥秋堪子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

引睡直須黃妳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

宋 胡仔 撰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淪花磁飲
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
絕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
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

斛明珠惹惹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
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
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
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
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云志大畧細謹言蔡
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

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
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
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
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
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
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為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苔
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荆公云向屢言高郵
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

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荆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竒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嘗有別紙真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荆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為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
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
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
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
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
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
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却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

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

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
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
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為黃本錢穆父為戶書皆居東華
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嘗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
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
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陽

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
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
此郎也後與少游維陽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
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
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
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
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
敬蓋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
稜轉夕輝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
從天上歸識者以為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耀如此
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
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
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窓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
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畚覺傾倒急投牀

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團練有
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汙汙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
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
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
夢天門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輞湖邊
梅濺淚壺公祠下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
將相思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

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
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
呼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壽詩
草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
乃壓小青字韻俱盡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
數十一英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諸人
愕然相視讀畢俱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

王直方詩話云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

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乳絮
迷春潤媽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莘老嘗
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
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
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
遙迎仗映月深夜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閤然觀為人喜
傲謹然此句實於趣韻未必有意也

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為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裏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窓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呂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

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邦亭湖廟下登舟縱望久之
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嘗宿
乘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俄夢美人以維摩像
來求贊少游極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
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
詩詞妙天下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
儀華夢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

作師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余過雷州天寧與
戒香道人夜話問少游字畫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蹟
也

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醕蜻蜓
偷眼避紅粧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青蟲相對吐秋絲
之句是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清在絳
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

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
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
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
余兄思禹使余賦崔徽頭子詞因次韻曰
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
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
宜對湘浦曾同會手弭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
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旼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

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
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
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雁同看秋崖月上煙劉惔云
天連雁前人有古戍天連雁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
征路醉乘班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露滿空寒白織女
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煙開洞觀

幽吹窅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鬟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既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克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仿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

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
唐館俗以為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
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
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
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苔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
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
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
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

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
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
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
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
云幃幔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

睡金獸無煙却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覲字少儀好為詩初亦不甚工既而
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鋌與我箭
鋒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
未易識當時交游間皆以此言為過然少儀緣此詩思
大發

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